

新詩 第二名 邱伊辰

個人簡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創作組碩士班三年級

邱伊辰，春生。東華華文所。微光現代詩社。曾獲新北市文學獎佳作。

〈說了晚安以後——致 S〉

兩個蛀壞了的身體能夠擁抱嗎？
有些夜晚，有些獸游過你的背脊
穿越你嶙峋脊骨，他們目盲如死物漂流
我看見了卻選擇不說

他們說愛是一種勞動。而你正向我走來
我什麼話也不信。特別是愛。
可你正朝著這裡走來。世界雨一樣流過你
取消了所有光

這可能嗎？遺失光源的時候
我們該拿什麼取代眼睛
（那些生來是水的獸不需要眼睛）
之於愛。我沒辦法說得更多

你說：人們總喜歡虛幻的獸
但我們是遺忘了天賦的亞種
徒有眼睛，卻哪也去不了
畸零地。你說。不斷剝落的舊衣角
你的犄角（愛也是一頭虛幻的獸）

（如果我閉上眼睛，獸會不會就消失不見了）
S，我相信視覺
以致於失明成為一種更好的抵達
如果我能夠看穿黑色，便能看穿你
越過顏色，看見顏色之下的
人如何透明，如何使一隻鳥與獸群無異

或者黑暗，以一種曙光姿態
食盡我們的身體（我將之命名為臣服）
去感覺水如何波瀾，一支壞掉的船槳

如何捲起一小塊碎片的浪
或許這樣，我就能睜大了眼睛向你見證
有一頭獸鎮日坐在那裡（我看見了）
而愛，仍然關乎於誠實

譬如晚安，你說了以後
我就不能假裝自己是不能睡的
而夢。做一個夢關於你，也只能是赤裸裸的那種
我甚至還沒想好該怎麼說，語言已經
先一步凝結成一顆聲音，掉了出來

其實都無所謂。因為你已經說了晚安
說了晚安，就該睡了。

=====

評語

洪淑苓老師：

這首詩旋律流暢，讀起來有迴旋、穿透、靈動的感覺，述說的是有關「愛」這回事。「愛」可以是輕的，也可以是重的；「愛」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蛀壞的、殘缺的。但這首詩不做二元的辯證，反而讓語句隨著思維流轉，到後面才點出關鍵句「而愛，仍然關乎於誠實」——而你既然已說了晚安，「我就不能假裝自己是不能睡的」。「晚安」有隱喻，無論是短暫的或是長久的休止，基於「誠實」，兩個人都必須面對。整首詩也在此戛然而止，饒有餘韻。